

AUTUMN

给生命以方向

玫瑰与芸香

王尔德诗选

Roses and Rue Selected Poems of Oscar Wilde

袁宪军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玫瑰与芸香

王尔德诗选

Roses and Rue: Selected Poems of Oscar Wilde

袁宪军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与芸香: 王尔德诗选 / (英) 王尔德著; 袁宪军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17-3558-8

I. ①玫… II. ①王… ②袁… III. ①诗集 - 英国 -

近代 IV. ① I56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886 号

玫瑰与芸香：王尔德诗选

Meigui Yu Yunxiang: Wangerde Shixuan

作者 /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译者 / 袁宪军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聂元元

封面设计 / 袁洁 班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址 / www.bfwy.com

邮编 / 150080

经销 / 新华书店

地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230 1/32

字数 / 211 千

印张 / 11

版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17-3558-8

定价 / 65.00 元

总 序

“望夏日长空，即为诗，虽然不在书页里。真正的诗，
逃逸。”（艾米莉·狄金森）

诗，跟语言一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诗，是无声胜有声，
是木叶无语纷纷落。诗，是两个默契的人说话，说着说着，
进入沉默。“人，诗意地栖居”。诗是凡躯出生入死的本相，
因而不妨说，每个人都是诗人，都默契于诗，虽然你常常忘了，
因而也被遗忘。

像暗夜中的北极光闪现，照亮虚空中的虚空，让无声者
发声是诗人的天职。诗人体悟沉默，更痴迷于语言，他/她
的心灵更为敏感，每当情动于衷，不能自己，遂在语词的密
林里耕耘，让语言从其根部发出颤音，让天地人神共鸣。

好诗是有强度有张力的语言，一首好诗有时恰如一个有
力的扣球，它不想打败读者，它希望读者把球接住。因而，
诗之美不必优美，不唯抒情，更远离滥情。对于一首好诗，
读者理应有更高的期许，远非轻松的消遣和抚慰，更不是可
有可无的装点。好诗磨砺读者的感性，带你走入陌生和惊喜。

“北极光诗系”邀您重读经典，并推介当代新篇。其中，“经典译丛”，主要精选老翻译家的经典译作。百年来，外国诗歌经典经受了翻译的考验，有磨损有变形有创造，为中国文学引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感性和新的表达，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已成为中文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份财富需要代代传承。与此同时，伴随语言和感性的日益更新，也需要鼓励新译者尝试经典重译，我们相信，经典经得起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常译常新。

“北极光诗系”之“当代译丛”推介当代世界诗歌精品，特别是在世界诗坛被充分认可，享有定评而鲜有中译本的诗人诗作。这是一块尚待耕耘的土地，需要出版家的胆识和情怀，也需要新一代译者继往开来、不懈努力。

经典或许不是你正在读或打算读，而是你正在重读或打算重读的书；而每一部经典都曾经是当代新篇，来自鲜活的当下，在读者的阅读中走进历史，成为经典——

为永恒驻足，
为甜蜜与光明留步，
走进经典，
朝向诗与生命的极处。

编者

2016年5月

纨绔：王尔德的诗（译者序）

王尔德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他刻意追求捕捉语言的丰富姿态以便呈现语言本身魅力的尝试，从广义上讲，也是王尔德“纨绔”（dandyism）作风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纨绔”一词用现代的话语，就是“玩酷”，“纨绔”或者“玩”和“酷”可谓王尔德诗歌的精髓。王尔德所写的第一首诗《拉文纳》（*Ravenna*）就彰显了他着意“玩华”和“酌奇”，着意外表的讲究，把语言当作服饰一样考究，依恋外表装饰、依恋风格自身，甚至到自恋的程度，这就是诗歌的“纨绔”。诗的第一节是引子，写诗人初春三月的感受。在诗所涉及的景物上，没有写出新的花样，不外乎古典诗歌和英国诗歌传统常见的花鸟，似乎隐隐约约的怀旧情感尚且映点着诗歌题目的蕴意，但是在语言的功能方面，却不注重语言的达意或诗歌的言志，而是关注语言的内在资质美之表现，以及语言如何纨绔，当然，这只是初次的尝试：

田野被三月的鲜花染得灿烂，
歌鸫鸟在长毛松树上唱得酣，
乌鸦呱呱地叫惊飞了啄木鸟，
朵朵白云在天空里你游我跑；
紫罗兰低下羞涩的头更妩媚，
报春花爱的憔悴没有人抚慰，
蔷薇在攀爬的藤枝上生出芽，
番红花开得就像燃烧的素壁，
周围环绕着紫色的结婚戒指；
我们英格兰春天所有的鲜花，
雪花莲真可爱水仙星星点点。
咯咯的水磨旁飞起的百灵鸟，
穿过了晨露织编的薄薄的纱；
那边的小河上闪了一个火花，
翠鸟直冲下来就像离弦的箭，
棕色的朱顶雀在绿丛歌喉展。（3—18行）^①

王尔德在这里所用的语言，表面上沿袭英语诗歌的传统，
语词明了、句式简约，但是明了中透露着“酌奇”的意向，

① 本诗集王尔德诗歌的译文及这里所引用的王尔德的诗行出自 Isobel Murray (ed.)，*Oscar Wilde: Complete Poetr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版本，注释亦参考了 Isobel Murray 的注释，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注释尽量丰富。

简约里浸染着“玩华”的理式。我们当然清楚，在读到诗句中“紫罗兰”“报春花”“歌鸲鸟”等词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会旋即闪现现实世界里相应的花鸟，然而，它们指称的自然世界的事物已经不重要。语言自古以来的能指功能，被语词表面的华美装饰所覆盖，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其注意力从语言作为符号所指称的事物转向符号的声音所传达的无意义之意义，即使语言有所指称，其指称也是外表令人陶醉的花木虫鸟，而且，花鸟的本质特征，是自恋：为我而绽放，为我而鸣唱。它们在一个语境中的象征寓意，完全让位于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本身的快乐。它体现了纨绔作风的原则，即奢侈的生活、悠闲自得的态度、在任何能够玩味和张扬美的场合与时候去玩味和张扬美，以及从中玩味和张扬自身。

如果我们想要发掘语言华丽的背后的故事（因为语言不可能完全失去其指称），我们可以说，这里对花鸟的浓墨渲染，无外乎烘托古代牧歌式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的氛围，暗示着对古代意大利风情的追怀。然而，即使这样的指称，也依附于纨绔的宗旨。田园生活的基础是悠闲自得，是玩味和陶醉于自然的美，它与十九世纪末欧洲追求物质主义的主潮大相迥异。

王尔德初试牛刀，表达了对意大利诗人但丁和英国诗人拜伦的崇敬：他想成为如但丁和拜伦一样的诗人。但丁曾被迫从佛罗伦萨流放，来到拉文纳，在这里所受到的礼遇，是王公贵族的轻蔑冷眼、邑犬群吠，“还有那各种各样的大难小

苦/用屈辱把人的高贵心灵玷污”(96—97行)。王尔德通过但丁在拉文纳的遭遇把“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①的人世炎凉写得铭肌刻骨。拜伦曾于1819年至1821年间居住在拉文纳，后来赴希腊参加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独立战争，慷慨地献出了他的剑与歌。王尔德敬佩拜伦的“慷慨激昂之气，纵横跌宕之才”，认为拜伦是英格兰的“勇士、诗人，歌和战场的先锋”(135行)。为自由而战，这是拜伦的精神，也是王尔德所崇敬和模仿的精神。只是对王尔德而言，自由表现在他对一切他认为是美的感受，对一切他认为是美的追求，而且，还表现于个人摆脱权威的影响而展示自我、语言冲破指称的束缚而回归自身，归根结底——“纨绔”。

探索感官经验和精神感悟之间的碰撞，探索语言刺激感官经验的丰富性和敏感性，在这首诗是王尔德的第一次尝试，也是王尔德在诗歌创作中自始至终的尝试。王尔德在这首诗里纨绔写作的尝试，给了他初恋般的感觉：冲动、新鲜、刺激、异样，向往着这种感觉的强烈欲望。这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是浪漫主义情怀的奔泻，这一点同样与纨绔作风并行不悖：都是独特个性之张扬，都是独特感受之表现，都是对世界上不同的、矛盾的、异样的经验的价值之认可。王尔德在写但丁和拜伦的时候，情感“沛然从肺腑中流出”^②，在感叹拉文纳兴衰的时候，

① 借用李商隐《蝉》诗句。

② 借用释惠洪《冷斋夜话》句。

“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①，诗风与第一节靡丽的风格和语言的玩味有所不同。这一点可见诗歌传统的影响。在诗歌的后半部分，王尔德似乎又回到开始时着意的“玩华”和“酌奇”，然而又不失其真、不坠其实，尤其在表达他对拉文纳的深厚感情的时候，写得理融情畅、卓有风采。可是他在表达感情发掘语言的指称功能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尽其能事纨绔语言，捕捉短暂的印象和感官的有效性：

我站在湿漉漉的平原孤独的教堂，
凝视着太阳殷红的余晖徐徐尽散：
天空被太阳的夕照尽染，就好像
溅满了战场的血迹和斑点的盾牌，
西边飘拂萦行的云霞已经编织了
一件壮丽的长衣某位大神会披上，
光明大地驾驭的金碧辉煌的大船
现在已经驶向那蛇紫嫣红的海洋。（294—3301行）

《拉文纳》一诗第五节一方面重复了诗歌的第一节对花鸟草木的关注，另一方面频频吟咏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森林女神狄安娜的描绘，再次关注语言本身的资质美以及语言在读者/听者所激发的感官经验：“那煽情的面

① 借用刘勰《文心雕龙》句。

容，那柔嫩的肢体 / 森林的女神，狄安娜在追逐嬉戏 / 那雪白的体肤，那高傲的神情 / 一群猎狗奔跑跳跃在她的身旁。”

（169—172行）无论是倾心绮丽的风光，还是描写女神的风貌，均暗示了王尔德对远古田园牧歌生活的追怀。对牧歌传统的怀念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否定，是王尔德的诗歌常常涉及的重要主题和唯美思想的体现，也是王尔德在“纨绔”。例如在《厄洛斯的花园》（*The Garden of Eros*）、《潘狄娅》（*Panthea*）、《喀尔弥德斯》（*Charmides*）等。对于王尔德，生活与美不能分开，生活中的美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纨绔；艺术与美的关系不言而喻，而艺术表现美同样通过纨绔。传统牧歌生活的美，与现代工业社会的丑，形成鲜明的对比。毫不奇怪，一生都在追求美的感受的王尔德对牧歌钟情。在这些诗里，王尔德不但涉及牧歌的主题，还在形式上捕捉牧歌的韵味。词语和句式从秾艳华丽转为细致纤秀，而且时而重复，反映了牧歌生活的“纤秾”之美。或许，王尔德在尝试另一种纨绔风格，品尝“娇女步春”的柔情风仪之美。

爱情是诗歌亘古不变的主题，但是表现手法的个性化，把爱情与审美合而为一，才是王尔德的诗歌追求的目标。他在品味爱情之美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抓住纨绔的机会顺势酷一把。爱情是甜蜜的，但是爱情带来的痛苦，也不失为美的感受，而且是与众不同的感受、更加强烈深刻的感受。《短歌》（*Chanson*）以牧歌的形式写成，抒情者是一位青年。他爱得真切，献给他

心爱的姑娘的是“一环金戒和乳白的鸽子”（1行）。“金戒”暗示海枯石烂不变的爱，比喻貌流于俗然实创之奇；“白鸽”象征爱的纯洁，同时传达了初恋的意味。读到诗的结尾，我们发现“白鸽”还意味着最终的爱。与“白鸽”相映衬的是“象牙的屋”，它是青年想象中的“闺房”，完全由“白玫瑰”建就。就这些比喻的用法而言，我们用黄庭坚“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歌宗旨进行赏析颇为合拍。然而，《短歌》一诗中并非没有“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①之匠心独运。诗句“还有一根大麻编的粗绳／挂在树上是吊你的爱情”（3—4行）与后边“为你栽下了香桃和茉莉……留给我的痛苦和柏树”（9—11行）前后照应，由奇思构成悬念，又由悬念达到意义的整合，思致和理致统一于一个连贯的意象，是王尔德的新奇之一例，也是他在纨绔。《雏菊的歌谣》（*Ballade de Marguerite*）在形式上也是牧歌式的，是一个单相思的少年与看着儿子爱得憔悴而心疼的母亲之间的对话。少年多么向往着陪伴在自己心爱的姑娘身边，哪怕为她“解线团”“吹喇叭”，然而，他在长长的送葬行列里看到的却是她的灵车。少年痛不欲生，恨不得和心爱的姑娘一起葬在同一个坟墓里，不能“生为同室亲”，也要“死为同穴尘”^②。这首诗的主题和表现均似乎老生常谈，然而，当我们回首诗歌的题目时，异质性突

① 借用袁枚《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诗之十一诗句。

② 借用白居易《赠内》诗句。

如其来：“雏菊”在英语世界可以表示男同性恋者以及男性的脂粉气。诗歌中的抒情者，由恋她到自恋，再由自恋到风格上的变性，这样，纨绔玩到了极点。《小夜曲》（*Serenade*）依据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希腊美女海伦的故事而写，但是诗歌中“Lady”一词的频繁运用，把海伦变成男人所钟情的任何一位美女，也把帕里斯转换成泛泛的抒情者。抒情者想把他心爱的人带走的强烈愿望，变成了想把“生命和欢乐的皇后”永远享有的欲望。这一贯是颓废派的纨绔作风。诗歌使读者的内心充满一睹理想美的愿望。这个效果的产生，还在于诗歌刻意追求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感应”以及读者与词语之间的“感应”。“那边可是她金发的屏幕 / 或者是缠在一起的玉露 / 把激情燃烧的花朵绑住？”（18—19行）从“金发的屏幕”到“激情燃烧”的“玉露”之间有巨大的跳跃，但跳跃得自如疏放。“白皙的手”（lily hand）、“闪烁的船头”（glimmering prow）与“银色沙粒”（silver sand）之间在视觉意象上也有很大差距，然而，三个描绘光的同一个特点的形容词（lily、glimmering 和 silver）把三个毫不相关的名词（hand、prow 和 sand）整合于一个感觉，波德莱尔所谓的“感应”把读者的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从而使诗歌的意义产生于吟咏小夜曲的过程，而不在于读诗的结果，帕里斯诱拐海伦这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也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感觉。^①在《她的声音》（*Her*

^① Merlin Holland (ed),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London: Collins, 1994) p.1026, p.1026, p.1197.

Voice），“她”吟咏爱情的声音悠悠扬扬，如清晨的风，如傍晚的钟，诗句和节奏平稳中有变化，象征着代谢的人事不能奈何恒久的爱情。《我的声音》（*My Voice*）在主题上是《她的声音》的回应，同样表达人有生老病死，但是爱情常青永驻。然而，“……所有这忙碌困坷的生活对你 / 只不过是提琴、竹笛、销魂的魅力 / 或者大海睡眠的时候的悠扬吟咏 / 在小小的贝壳里模拟的颤颤回声。”爱情力量无限，唯美跃然纸上。两诗语词简约、节奏明快，衬托着她的纯洁和抒情者的快乐，但是在语气上却略显哀婉，给人“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①之美。《又苦又甜的爱》（*Bittersweet Love*）诗行长而节奏慢，苦和甜的味道时而分，时而合，时而对照，时而并置，与题目吻合。题目中的“bittersweet”双关，既指抒情者所体验的爱情的滋味，又指一种植物，它的另一名称为“千年不变心”。长长的诗行读起来如万斛泉流，滔滔汨汨，倾泻曲折，意境风雅清绮，大有“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②的味道：

随着春的潮涌，当苹果花儿轻轻地依拂白鸽那
闪闪发亮的胸脯，
两个年轻的情人将会躺在果园，陶醉在对我们的
爱情故事阅读。

① 借用钟嵘《诗品》句。

② 借用苏轼《评韩柳集》句。

他们将会读到我的激情的传说，了解藏在我心
中的苦涩的秘密，

将会像我们亲吻一样接吻，可永远不会像我们
要分离一样分离。

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殷红的鲜花已被那真理的尺
蠹虫噬蚀幡然，

任何温存的手都不能拾起青年刚刚绽放的玫瑰
那凋谢的花瓣。（14—19行）

这首诗是王尔德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尝试，可以说是完全
关照语言自身的魅力的《斯芬克斯》的习作。可以看出，王
尔德写这首诗的主导思想是纨绔：着意个人风格、强调异样
的形式，风格的个性化和形式的异样化衬托出异样的心理倾
向，用赫伯特·斯宾塞的话说：“意欲感觉、本能、能力、
品质的多样性：在个性上和风格上更复杂，就是要更全面地
与一切造物迥然不同，或者说，就是要表现出更显著的个人
风格。”^①风格的异样化、个性化，在生活中是颓废者在纨绔，
在诗歌里是艺术家在纨绔。对于王尔德，感受生命的律动，就
是要处处感受到异样和个性。个性“表现不出来的地方，就是

^① Herbert Spencer, *Social Statics* (New York: Appleton, 1888), p.480.

人为地桎梏个人发展的地方，或者说是疾病、死亡的地方”^①。

感官经验的丰富性、异样性和敏感性，是纨绔的终极目的，因此寻求感官的刺激并且享受感官刺激所带来的快乐，也为王尔德诗歌创作的新尝试打开大门。这种新尝试，就是表现感官刺激时的印象。《在金色的房间：一种和谐》（*In the Gold Room: A Harmony*）是王尔德根据他对长期侨居英国的美国画家惠斯勒（J. A. Mc · Neill Whistler）的“孔雀房间”的印象所写的诗。惠斯勒的孔雀房间常常被说成是“蓝黄交融的和谐”。而王尔德在诗中所描写的却是三种颜色的和谐：象牙白（ivory）、金黄（gold）和深红（ruby），三种颜色分别由三个诗节和三种背景烘托，又分别与“她”的三个部位联想，由“她”统一于一个完美的“和谐”，即一位我们看不见也不知道长的什么样的美丽女性。^②三个诗节结构相同，分别代表美女的三个部位：象牙般的手指、金黄色的头发和红宝石一样的双唇，衬托美女的三个部位的三种背景的颜色与之相辅相成，分别为象牙般的琴键、金黄色的墙壁和我的朱唇，而且，美女的三个部位在相应的三种背景下的动作 [“她象牙的手指落在

① *The Artist as Critic: Critical Writings of Oscar Wilde*, ed. Richard Ellman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pp.284-85, p.372, p.317.

② Anne Varty, *A Preface to Oscar Wild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0.

象牙的琴键”“她金色的头发洒在金色的壁墙”“她的甜蜜的红唇拂在我的唇上”（1、7、13行）]，以及描写动作时所用的一系列的比喻[例如，手指的运动“好像杨树白茫茫的树叶在私语”（3—4行），金发的飘洒“好像交织在一起薄薄的纱”（8行），双唇的拂动“像燃烧着红宝石一样的火”（14行）]，同时衬托着这幅完美的“和谐”场景。除了印象，这首诗还体现了王尔德纨绔思想在语言上的实践，彰显语词在口唇滑动时的魅力以及引起的快感。《忘忧叶》同样是用印象派手法写成，旨在品尝语言本身的印象，品尝语言的效果的印象，而对语言的品尝体现在诗人对一天的印象。一天从清晨开始：平静被东方绽出的“一抹红韵”打破，“巡游的雾和影子”随之逃走，接着是太阳从海面升起后的印象：

东方已在降下银色的箭，
射穿了夜幕那圣洁的纱；
一条长长的黄色的光芒，
打破了沉静的楼塔厅堂。（17—20行）

在初升的太阳的温柔的光芒照耀下，“所有的栗树树冠在颤动/所有的枝叶被金色感染”（23—24行）。诗句抓住“绿柳才黄半未匀”^①的瞬间，刻意捕捉树冠在微风拂动中

① 借用杨句源《城东早春》诗句。